

# 永樂大典

卷八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十九庚

成武成篇二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書

會選蔡氏傳群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郃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郃居岐郃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

永樂大典卷八千二十六

一

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天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任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命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吉武成之下耶李友音釋經大土上音太基上如字又于故及夏文雅反下音華夏則傳郃音郃在萊縣康音郃郃與西同惠中反在何也縣音郃岐山之西北四百餘里大土公劉十世孫岐山在黃陽縣郃之西北去無百里凡大土都豐在郃縣又岐山東南二百餘里上四縣並隸古扶風凡九年崩按經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遺教九年則年百歲也而紀年云年百歲紂曰文王受命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生己巳歲才七年耳當是年百歲即釋為西伯至前時九子也然左傳又云是王之日十年亦與經書不合陳師凱旁通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追尊為一代之始祖即祀則以配天故謂為先王無疆有據者自文王起然親廟追尊為土首止土也文王又也土季也也太土曾祖也自祖以上仍稱公故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加推前稱文王祖無疆不容單稱上故以字配之以取別然字不可加於前土故稱上季曾祖亦無疆為愈尊加大字稱太土也上

業日太王起。故進王始太王也。后稷始封於郃。襄牙北也。武功縣古有郃  
國。克村后稷之也。故秦與郃城。城在郃西約二十二里。前漢為秦縣。後漢  
省入武功。武功縣。今為乾州。乾州即唐秦州。為陝西秦州。太王古公亶  
父也。避狄去郃居岐。郃與西同。地理志云。故風物已殊。有西郃。公劉所都。今  
有郃州。為陝西道。其今鳳翔府岐山縣也。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詩  
項開言之詳。亦于云。舊。斷也。太王自郃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  
是上進始者。蓋有首商之所矣。至于文王。上凡九年崩。太子諸緜云。周文  
王不稱王之說。自此事史要考。說太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  
年。天迄來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者。自是時數起。看謂文王固守且節不  
稱。否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則太王時。  
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恭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九年。而竹書紀年  
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凡儒皆以為自虞尚質成之  
後。為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書商家無道之時。  
天下趨周。其勢自盛。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  
上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上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又云  
文王之事。惟孟子溢之。今按孟子是注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木樂查卷全于六

二

二以服事。或或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後說大曰。此事問不家。豈  
一日之間。天命不絕。則是君臣。當日命也。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  
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或王受命而止之也。孔安國傳王若  
曰。嗚呼。群后。曠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專  
祖故稱先王。公劉克萬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刻石。故厚先人之業。至于太  
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太王修德。以自齊商。人始。王季之肇建。王季  
增地其業。乃勤立王家。我文考文王。王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能成其  
上功。大有天命。以撫綏四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  
大者畏其。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惟九年。犬統未集。言諸侯歸之。元  
年而卒。故大業本此。于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禮德明。釋文。起王  
上音。肇音也。王迹。上音。况反。又四字。注。上業上功。同。孔穎達正義。傳謂  
后王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  
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  
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郃。故言建  
邦啓土。傳后稷土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  
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六

之類。知公是時。故時水諱。故得劉石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從而歸。保馬。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祿厚先人之業也。傳太王王季。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續統天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大邦王其德。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祿。董道。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董事為文也。傳言諸王未就。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稱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年。景帝三年。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要義。稷不齒。皆稱先王。與亦云玄王。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石。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魏惠王。漢文景于季改元。必因古。且見正義。項安世家說。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親兵於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春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三

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政之年。則九年耳。自魯威公以來。始有踰年即位之事。春秋書之。諱不終喪也。惟親政九年。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蓋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于小子其承厥志。王介甫以此篇為脫簡。當以自厥四月。哉生明。至于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說良是。必如此。然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于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舊。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志在底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黃度書說。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周之所以興。於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後又自大王而下。於是以王言者。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欽見孝思。必告群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仰。為周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為厚也。詩稱。為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大王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大王為西伯。克成累世之勳。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始。大雅文王為受命作周之

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之詩歸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  
 指天邦是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待詩云是整其旅以道祖言前  
 身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集  
 是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惟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  
 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群公此皆為天下公  
 議武王周公之所以為追孝者也文王九年天統未集先儒皆指為稱王  
 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  
 之後九年紂齊表喪書鈔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興而至成湯有  
 天下周日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  
 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  
 蓋謂我周家之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追王  
 大王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玄王桓桓謂契既稱王  
 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啟土始於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  
 前烈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夫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歸周觀其地立卑門卑門有仇過立應  
 門應門將將則規模廣大已有王者氣象所以後商雖是武王而曰居岐

永樂集卷之六

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  
 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  
 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古以畏其力言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  
 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  
 終履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  
 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受有自稱王之理此  
 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也紂亦未大無道反  
 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尚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  
 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  
 其二哉近紂而迫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  
 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  
 集擬膺天命以撫方夏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  
 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馬人心皆去紂而歸文王  
 此所以為文王之誕膺天命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丁未至于小子其承厥  
 志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於于小子其承厥志之下蓋  
 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來則其王業於是乎成矣既生魄則十五

日以後也。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於足，庶邦家君及內之百執事咸未受新命于周，猶舜之居攝則四方群牧未覲，既諸侯群臣未受新命于周，於是武王為之述其先王積德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蓋將帥之以祀于周廟，則先為古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歷叙后稷至于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蓋為將祀周廟而言也。王於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言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邠，啓此周邦之上也。先王指后稷也。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契在商亦稱玄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為厚也。后稷之烈至公劉而加厚焉。大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修后稷公劉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於此。王享且又能勤勞以成王業，而文王成之功業，於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源流深長如此，故大為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邦於其德而得以自立，強者畏之而不敢侵，小者懷之而有以自立，則是天下所賴以土存也。天下所賴以土存，則宜克紂伐殷，以君天下，而大統備未集於其身，故於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說附會以斷虞尚之說，受命稱王之說，謂文王於斷訟之年，更稱元年至

永樂齋卷八下六

五

九年而崩，武王終喪而觀兵於股上，承文王之平為十一年，又二年而伐殷，為十三年，其為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迨起於漢，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之君於即位之年，則稱元年，豈宜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更稱元年之理哉？說始是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於是時也，已有伐紂之志矣。然而猶有所不志，遂遲遲於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當興於此時矣。何改元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吉，庶邦家君以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民而有天下矣。於是以下承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蓬，以供祭祀。既吉，祭于廟，又三日庚戌，於是燔柴祭天，望祀于山川，以告武成，亦猶舜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禋然後賴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偏于群神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于周，而其告成之際，惟敘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志，故唐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更有脫簡，蓋以湯措考之，則誠有詳畧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懋懋告戒，不應其祖述其先世

之勤勞而止也。予嘗反覆繹尋武王所以告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卑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按中庸曰。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於是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為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予未祀于周廟。則於是行其建王之禮。夫惟其追王而言。故惟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氏疑其下有脫簡。未必然也。柯山夏傑詳解此。又史官記武王歸周祀廟。告天之事。與古群后之言也。唐孔氏於上厥四月。哉生明。云是四月三日辛卯。則此丁未。蓋是四月十九日也。武王歸周。至十九日。乃告祭于周家先祖之廟。即后稷而下。至文王也。武王既告廟。故追而拜甸。遠而侯。衛皆大奔走。而執豆蓬。以助祭祀。又三日庚戌。是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天地。以武功之成。既告廟祭天。於是盡此土鬼已後之日。四方諸侯與凡執事之臣。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四方皆朝見。新君俯首聽命。所以正始也。以曆考之。月既望。則羗主明死。則所謂生鬼者。蓋月之十六日也。武王於四月十九日祀廟於二十二日。祭望。皆是生鬼之後。行事。故知此言既生鬼者。非月之十六日。乃是二十二日。既祭望。於是盡此土鬼已後之日。與百工

水樂齋卷八下十六

受命也。蓋此言既生鬼與舜典既月同。自十六日至三十日。皆為生鬼之日。故二十二日既祭望。既盡此土鬼之日。而與百工受命也。史官既載諸侯百工受命于周之事故。因武王所以播告之言。自王若曰。以下即武王播告之言也。武王呼群后而告之曰。我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郟。故建立此邦之疆土。后稷非王。而稱先王尊之之辭也。以其為王者之始祖。故可以先王言之也。后稷既建立邦土。至公劉乃后稷曾孫。復能修后稷之業。而使之加厚。故曰克萬前烈。至大土。又后稷十二世孫。不忍以土地之故。驅民與狄人戰。去邠邑。岐民以為仁人。而從之者如歸市。是大王始得民心。而王業實基于此。故詩言實為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謂太王時。雖未嘗有翦商之志。然自此始得民心。是周家所以終翦商。有天下者。實基於此也。而說是書者。曾不深考。乃謂建邦啓土。自於后稷。修后稷業。自於公劉。修德翦商。自於大王。動立王家。自於王季。受命為王。自於文王。是說大害。名教大武。王伐商迫於天人之歸。不得已而舉之。豈有紂未立數十年前。商無夫德。豈有翦商之志。如是。則是叛逆之罪。大王何異司馬懿。王季何異司馬師。文王何異司馬昭。此必不然也。土業既成。於大王王季。又勤勞以守之。故曰其勤王家。積而至於文王。則積累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六

之久成就之大功業於是大感遂能大受天之眷命而撫安方夏於是時也夫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敵肆小邦則使其德而得以自立雖自虞尚質成之明年伐大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豳黎又明年伐崇身征九年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大勳亦未集於其身文王之功既未能集此武王所以自稱予小子其承厥志蓋謂今日之事乃所以成文王未成之功非利紂之天下而妄取之也陳經詳解王若曰王其承厥志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群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命者吉之先王即后稷也蓋始封於邠以農闢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造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下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續太王之業勳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稷克君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能成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豳一怒安天下皆其勳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威愛之殊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過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過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文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王有以撫綏之非像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於力與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沒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於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統被其化脫於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於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群后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群后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之後商王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勳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陳大統集傳既生鬼土大統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鬼望後也 彖說見伊訓 新安王氏曰群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吉之 愚曰方夏謂華夏之方 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方夏至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 愚曰陳經詳解 氏曰文王也方百十里而大邦畏者非畏其力乃畏其德耳所謂德也惟畏也 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喻帝王基業 林氏曰中庸曰先慎乎德公解 唐氏曰見上義舜氏曰見古文訓 孔氏曰見孔傳 蔡氏曰見會運方時發索



至惟先王建邦啓土其勳王家古者剖符以合諸侯於是乎有邦分  
 茅以錫諸侯於是乎有土邦則主城郭而言城郭則必作而立之也故曰  
 建土則主封疆而言封疆則必斥而大之也故曰啓有邦斯有民所以責  
 之也有土斯有賦所以富之也天子豈私爾諸侯也哉蓋所以崇德報功  
 圖當洪水之害起而阻飢之患興故稷降嘉種所以率育農殖嘉穀所以  
 率教其穀之備有則維秬秠秌其惠之章及則執疆執界黍稷粢食而食  
 給慇懃有無而貨適立我烝民其教行也萬邦作人其治興也克以其功  
 封于有邠民於是乎初上帝於是乎肇祀此之謂建邦啓土詩曰奄有下  
 國言其建邦也又曰奄有下土言其啓土也其曰建邦則作之自我後人  
 所以一二邦以修則述此而已其曰啓土則開之自我後人所以土宇版  
 章則闢此而已夫無百里之地則無以見其功有百里之地則可以朝諸  
 侯推文武以受方國之由實後稷建邦啓土之力前人之烈肇造矣必待  
 後人力行之乃至于大先王建邦啓土而克萬前烈所以有待於公劉也  
 觀七月之詩前入所以養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既順乃宜非萬前烈而  
 何觀思文之詩前入所以教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于時言言非萬前烈  
 而何于戈威揚其防患之豫是乃萬載績武功之烈然也俾延俾几其燕

水樂齋卷之二十六

八

享之節是乃萬疇彼公堂之烈然也以至徹田為種而經野之有法幽居  
 允荒而體國之有制于胥斯原內之所以安民于幽斯館外之所以行旅  
 維玉及瑤而篤於禮酌之用匏而儉於用匪居而不違處匪康而不違寧  
 皆所以篤前烈也茲詩入所以稱其為萬公劉次言前乎此邦土雖有而  
 時為諸侯王業雖致而王迹未形肇基之者實惟太王肇基即如所謂始  
 基之也曰王則必上得乎天太王之羨契我龜則天始與之矣後之所以  
 大命既集則因是馬曰王則必下得乎民太王之從如歸市則民始懷之  
 矣後之所以為邦之方則因是馬以山則始荒而後人得以康之也以商  
 則始翦而後人得以勝之也茲其所以為肇基王迹不特如此迨越迨止  
 迨左迨右而人無離心迨強迨理迨宣迨訟而地無遺利應門將將所以  
 治宮室作廟翼翼所以奉神祇使後世動王家成王手者實遠端乎此故  
 曰太王肇基王迹王者以京師為室以四海為家詩言未有室家經言水  
 建乃家四海而謂之家蓋此類也肇基王迹則若經營於始其勳王家則  
 若堂構於終是皆終始之相成也維此王季以治內為王家之基也故擊  
 仲氏任維德之行以事長為王家之先也故因心則友則友其先為教化  
 所以資師王家者也故豈弟以作人為神祇所以扶持王家者也故駉牡

以享祀。克明克類，以之修己。克長克君，以之治人。終焉則篤其慶，而王家以國載錫之光，而王家以榮其於王家。如此可謂勤矣。周之興也，積累如鶴巢，綿遠如灰燼。更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以哲王則世有以厥德則世修，然創業垂統，繼志述事，莫如后稷。公劉、太王、上季，故國風之所美，雅頌之所歌。惟及茲曰人馬，武王勝殷，過劉者定，爾功惟本。其致之之由，而歸德於祖宗，故有及於此也。夫源深者其流長，本固者其木茂。周家之興，其所以憑藉維持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宜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猶過其層嶽。然建邦啟土者，后稷也。公劉則自是而致其勤焉。故詩言文王之興，則曰本由太王，生民言文武之功，則曰起於后稷。茲有其辨歟。且后稷先公也，而曰先王，古公亶父也，而曰太王，何也。論語言焉，稷躬稼而有天下，閔官言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皇矣稱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雖公也，而追王之義，何溢美焉。董鼎輯錄纂註王若曰：嗚呼！王子小子，其承厥志。輯錄維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固是，錯連下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詰命之理。某看却諸侯未使教他助

永樂大典卷八千五百六

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玉拍破一般。禹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恁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看，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至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伎倆，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此見大武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少少里，固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使自阮疆，陟我高岡，無天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上地。這自大武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六

太王古公亶父邑岐山民從之如歸市周之王業始基於此太王小子  
 季歷又能克克克君以勤成王業我文考文王伐崇伐豳一怒安民能成  
 其功勳大膺受天命以撫安中夏大邦以力自強者也過文王而力無能  
 故以文王之功為可畏小邦以德望人者也過文王而德遂所慮故以文王  
 之德為可懷虞尚質成之後諸侯歸心凡九年而卒故統緒未成予小子  
 其繼承文王安民之志王克耘王意惟先王建邦啓土予小子懷其德  
 原國都之所由建惟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復王成功之大昭  
 乎其不可揜矣周之邦土啟於后稷而為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  
 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  
 小大之國畏威而懷德其成功為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  
 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  
 則有公劉以萬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  
 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是之小邦懷  
 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未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  
 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當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懸叙其興  
 王之故以告之陳雅言書經卓躍此武王克商而歸百工受命于周武王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十一

於廟祀之後。歷叙王業之本末。以告群后。謂我周之王業。啓上於后。獲焉  
 然於公劉。基迹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至於文王。而始克成其勳。於是大受  
 天命。以撫安方夏。威德廣布。而諸侯懷服。意謂周之王業。歷十五六世之  
 遠。數百十年之久。積德累仁。前作後述。以有今日。其所由來遠矣。豈一朝  
 一夕之故哉。所以贊勳諸侯之聽。懾服奸雄之心者。莫切於是。史漸謂成  
 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柔得四海之心。此兩語極好。  
 在其勳王家。載表敬。齊門斷中。庸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何  
 武成已有此稱邪。按中庸追王之說。雖指周公而言。然上文有武王未  
 受命之說。下文有武王周公追孝之說。是蓋指言武王受命時事。而周公  
 稱成之耳。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遂率諸侯。執豆蓬。  
 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王昌。不以早臨尊也。即此以證武成則  
 其丁未祀廟之時。已行追王之典。故越三日。告群后。乃有此稱矣。苟泥中  
 庸周公之說。以追王出於周公。而不出於武王。則武王身為天子。仍以侯  
 禮祀先公於武王之心。安乎。况謂追王之典。未行。而武成有此稱。則應知  
 其不然也。秦誓三篇。作於前者。一則曰。文考。二則曰。文考。未始稱王。則知  
 武成三王之說。必稱於追王之後矣。且金縢作於武王有疾之日。周公已

有先王三王之得併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是則遠王實在武王受命之初而周公輔成之決非周公自遠王於成周而武成先為此稱也王九松書義矜式王業基於前而有積累之感聖德興於後而兼感德之者夫論國家興王之業而必述其祖宗之勳則凡命人心之歸固有自來矣昔武王之吉群后蓋謂我周之建邦啓土則后稷之封殖也克萬前烈則公劉其人也至于肇基王迹而其勳王家則又有太王王季也是王業之開闢非一人而積累之功固非一世矣我文考文王則又克成厥勳焉夫受天命以撫方夏夫邦小邦莫不畏其力而懷其德焉則聖人之權於後者又傳其盛也。不有前王之述與無以開興王之業不有聖人之嗣與無以成興王之業則我周之有天下夫豈偶然哉嘗觀三代王業之興而有知天命之不易矣則後與皆興於唐虞之佐而契之後十四傳而有湯稷之後十四傳而有文王復世推論王業之所由而配之廟有古王先王之追稱以明積累之基於前又必盛陳感德之著以見聖人之嗣興於後其意深遠矣當武功告成而有周廟之祀侯甸男邦采衛暨百工受命之初而武王之言至此又首以嗚呼之辭則我周之興明德遠矣豈無故而然耶且唐虞之時稷為后稷則周之建邦啓土記后稷之始則於邵也公劉乃后

水樂齋卷之十六

稷之曾孫而謂之克萬前烈其所謂能修后稷之業者乎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則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王迹之基實肇於此矣王季繼乎太王而又能其勳王家焉則王迹之肇基日益盛矣自后稷而公劉自太王而王季非一世也既建之而後為之既基之而後勳之則積累之功有自來而王業之開亦可見矣至我文考文王則積累之功乃克成之焉其命維新即文王之下膺天命修和有夏即太王之以撫方夏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大邦有不畏其力者乎虞尚質成化行江漢則小邦有不懷其德者乎畏其力則不敢放肆矣懷其德則得自立矣然文王由方百里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焉嘗一日而有得天下之心哉故不期於受天命而撫方夏也天命之歸方夏之撫自有不期而然者矣夫王之克成厥勳有如此哉然則人徒知代殷之功在於武王而不知王業之成乃太王之感德也人徒知王業之成在於文王而不知王業之開乃積累之功非一世也武王拳拳以是告于群后良有以歎抑又論之中庸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不及乎后稷公劉也武王之誓師而言惟我文考則又不及乎太王王季也蓋即其近而言之則王迹之基實始於太王王季至於武王之有天下則實文王已成之功故一則曰其承厥志一則曰受命

文考則文王又非特如太王王季而已也。至此而歷敘之則又以明其封  
殖之始在於唐虞。歷夏商而王業之基已大。至商之季則天命人心之歸  
周者益盛。武王之有天下。豈有一毫之私哉。亦以天命人心之不可解。而  
累世之功不可不卒之而已也。合而觀之。益以見三代有道之長而非後  
世所可及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莘淵數于

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

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秦誓言類于上帝宜于蒙上天地尊之至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指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若當稱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絕之

水樂齋卷八下

於衆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蔽之。如淵  
之聚龜鼈。數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  
帝以遏絕亂略。謂伐紂也。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傳謂周  
王二字。史臣追贈之。秦審然否。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蔡氏傳后土。社也。  
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  
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秦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  
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莘聚也。紂於  
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  
太公周君之使略謀略也。傳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  
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  
周君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  
即秦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餘見會通。鄭季  
友。青輝。經籍。其曰。反。傳。華。胡。化。胡。人。二。及。下。道。華。同。經。傳。柱。應。及。陳。師。凱。  
旁。通。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秦。墨。曰。土。正。日。后。土。又。  
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疏。云。即。類。于。上。帝。宜。于。聚。土。故。  
云。后。土。社。也。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禮。注。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

七 孔安國傳厥商之罪王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  
名山華嶽大川河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  
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暴  
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為天下道逃主。華淵藪 道  
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予小子  
以道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后之使略略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略  
陸德明釋文辰之復切。烝之水切。華在許切。藪音口切。魁音口切。窟音口切。  
后土湯誓互註左昭公七年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道  
逃主華淵藪故夫致死馬孔穎達正義傳致商王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  
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者天乃發此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  
帝宜社此吉皇天后土即恭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  
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勺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倍十五年左傳云戴皇  
天而復后土彼魯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  
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嶽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  
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

水經卷之六

古

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  
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辭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  
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劉賸  
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莫享之意 恭殄至烝民 正義  
曰天物語聞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  
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恭絕之 傳道逃至大姦 正義曰道亦逃也故  
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  
人革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窟物謂之府史遊急  
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  
澤大同故言藪澤華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去亡人歸之若  
姦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使昭  
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華集也天下道逃恣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  
孔吳也。要義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道逃  
主華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吳見孔傳并正義項安世家說周王發  
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  
文王尚稱父考為證此說非也若商命未絕則武王不當起兵既已起兵

#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六

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群后上伐天王之理也。夫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連王之禮方起。其時尚未厭也。杜齋林之奇全解底商之罪。至今商王受無道。自底商之罪以下。至於大養于四海。而為姓悅服。其文當在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足。武王未歸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以屬於小子。其承厥志之後。而武王所以禱于天地山川之言。遂與上文之稱述。後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照。則類夫武王誦其所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吉之辭也。且謂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應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慈惠。誓眾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作理。必不為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脫落。經夫其本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絕。經辭不次。而信以禱神之辭。為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辭。蓋盡於小子。其承厥志而底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述。武王既往伐商。禱于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於其承厥志之下耳。故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十五

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於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蓋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其子。因以下屬於歸周之後。則夫其次。夫釋其子。因封比干墓。武商容間。散財發粟。此蓋既克商之事。宜至周而後有事於此。耶。故劉氏自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悉以加於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於王氏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因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移乃反商政。政由舊於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方是政由舊。亦各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全書。亦未可以見其存之文。為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興義兵。為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伐紂。為此奉者。蓋所以奉天地神祇之意。而非所以徇一人之私欲也。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於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大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併而載之。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為祭也。泰誓曰。小子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蓋受命于文考。而非已。



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曾孫本其父祖言已。乃有道之人。曾孫也。唐孔氏以武王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討為無道。言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說不然。鬼神害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豈有自稱己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曾孫云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以大正于商。言已。憑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與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克。而紂猶在上。為天子。遽稱周王發。此始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因成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克率諸侯北面而朝之。說嘗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為克。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苟以武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今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父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夫天下者。夫其民也。夫其民者。夫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

水樂齋卷之十

六

惡與之去之。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曠也。故為淵。陂。魚者。獮也。為藪。蹶。雀者。鷃也。為湯。武。既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既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秦誓數紂之罪。其文諄復。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眾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畫此所以不同也。胡士行詳解先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復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巳。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董鼎輯錄纂註。蔡註林氏曰：明周之世。世脩德。有道非一世也。餘見杜詩。全解。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王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有曰：曾孫不怒。左哀二年。蒯賁臨戰。禱辭亦稱曾孫。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夏氏曰：見柯山詳解。融堂錢時書解。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底商之罪。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文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大王。王字未嘗言追。王文王。况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光。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一臣子所得為哉。

恭天成命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恭者敬而奉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

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篚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此書在其承厥志之下蔡氏傳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也黃也帶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徐見十通鄭李反音釋傳篚篚盛玄黃此大邑篚篚也篚篚以篚引言實玄黃于篚二字不當兼用或時任及孔安國傳華夏蠻貊來奉天成命篚服米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女至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

永樂大典卷八千六百

七

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陸德明釋大篚音為為之上于以切應應對之應重古罔不率俾君與孔穎達正義傳篚服至成命正義曰篚服米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先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陳大猷或問愚曰告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肆特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予東征士女篚篚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沿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為是指乘黎之時言之亦未可知董鼎輯錄纂註輯錄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五註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新女陳氏曰見纂註陳傑纂疏愚謂玄黃天地之德之說當列商人以下見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新女者忠音註敬奉上天成定之命故我自西土而東征以安商之士女乃未至紂都人已迎降惟其士女以篚篚盛玄黃之幣奉迎周師以昭我周之當王天下然此豈人力所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

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訖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書傳會選  
蔡氏傳休

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  
之侯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然紂衆雖有  
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  
是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雖心離德持劫  
於勢而未敢動爾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後隙奮其怨怒反戈相  
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

水樂齋卷八下十六

六

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彼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  
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  
人間族居里門也養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賤窮賤之澤及天下  
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  
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未其間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  
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積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  
之下鄰季友音釋經如去聲庚音茂陳五音反例都活反音此招反陸音  
凡妙反比于墓在衛州汲縣大記云武王命周大封比干墓散先紂反傳  
凡形句反予音與去上聲厥之身反賜之由反古音孔疏云謂紂所賦延  
處於此室者後扶又反陳師數旁通自相屠戮遂血流漂杵亦于音說云  
見晦春書說封比干墓案字記在汲縣北十里漢魏孝文太和中親幸其  
墳刊石曰殷大夫比干之墓詳尚功古史法帖云唐開元四年游于武於  
俱師耕松慶一銅盤上有文云左林右恭後罔前道萬世之寧蓋為是實  
人以為武王時物也考之即比干之墓商容商之賢人亦引帝王世紀見  
止戎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養予也武王賑窮賤之誅云並  
見上卷案字記云鹿臺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帝上世紀云紂造錦以

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闕殘殘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止血流漂杵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包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先王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江昇叟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王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考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止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與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馬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平。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柱恐未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然有疑相傳都說道孔子作未如何孔安國傳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既戊午至侯天休命。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甲子昧爽王會于牧野。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平戰。罔有敵于我師至血流漂杵。紂眾服周仁政無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充

有戰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止血流漂杵善之言。一戎衣天下大定。衣服也。二着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乃及商政政由舊。反紂惡略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至武商容問。皆武王反紂政因以徒隸封益其本商容賢人紂所既遇武其間卷以禮賢。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責救乏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陸德明釋文相于。名亮。逾。亦作喻。陳于法。用徐。會。應。倒。丁。老。以。漂。徐。款。妙。切。又。且。清。切。杵。音。子。切。着。張。味。切。散。西。且。切。養。力。代。切。徐。音。未。已。債。上。音。以。下。則。不。知。朋。音。月。本。亦。作。朋。養。平。亮。切。毛。居。正。正。誤。政。由。舊。注。用。商。先。王。善。政。王。作。上。誤。陳。于。直。月。反。日。作。思。誤。倒。戈。注。前。徒。倒。戈。自。攻。于。後。倒。謂。地。其。戈。刃。向。後。自。攻。其。後。以。致。敗。北。而。走。也。當。音。丁。老。反。作。丁。老。誤。丁。老。反。乃。倒。仆。之。倒。倒。仆。却是。偃。卧。其。戈。于。地。而。不。用。則。不。應。云。攻。于。後。以。止。也。重。古。以。濟。兆。民。說。命。以。康。兆。民。孔。穎。達。正。義。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夫。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叙。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于。我。師。稱。我。者。備。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

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上言乃稱我  
也。傳自河上畢陳。正義日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子明日猶誓於河  
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  
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  
薛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予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  
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兩甚單卒皆謀王曰卒病  
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兩而行所以救膠鬲之危  
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  
夜陳木車而雨是兩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兩者  
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傳旅  
衆土距戰。正義曰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  
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  
能破強敵。虛言之耳。傳紂衆土之言。正義曰固有敵于我師言紂衆  
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址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  
漂杵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言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  
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

水樂齋卷八下

二十

斷木為杵極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傳皆武土禮賢。正義曰紂囚其  
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進其人而武其門閭皆是武王反  
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曰奴  
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僕之周禮司屬職云其奴男  
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為奴以徒隸僕之也。  
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或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象有所  
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  
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人見  
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  
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  
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  
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  
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  
也。傳紂所至貧民。正義曰歲財為府。歲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  
也。石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於者言其開也。互相見也。

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衣商容之間命閻天  
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  
親式商容之間又未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  
此言鹿臺之財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采府  
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傳施舍上服德 正  
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之  
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調急於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  
道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大孔安  
國解免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  
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  
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  
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衣其間况  
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王之於邑也見在者猶  
歸其父母况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要義逾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  
里 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  
故速行 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史記作鹿臺之錢

水樂齋卷之十六

十一

周時已名泉為錢 孔以大賚為金已債救之調無見孔傳并正義史浩  
講義王若曰嗚呼王無作神羞 此紀其辭之大凡也諸侯群臣受命之  
辭曰嗚呼群后先王建邦啓土言有國之初實后稷公劉北之太王基之  
王季培之文王興之譬之植木前人植其根後人培其幹枝葉之茂有不  
期然而然者文王受命以撫方夏撫其一方也故行乎周南居南汝墳之  
國江漢之地俱被其化武王舉之以取信於諸侯群臣也夫王者大一統  
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敢萌伐紂之心宜乎謂之大統之未集也予小子  
武王自稱其曰承厥志豈非外無形迹之可見故指文王之心而言之歟  
嗚呼武王其亦懼其事之不成而為是說也皇天后土山川致告之辭曰  
有道曾孫有道之曾孫祖祖宗而言之也淵數魚鼈鳥雀所藏之所紂聚  
天下亡命而為之主不亡何待既獲仁人與成湯言伊尹為元聖同義湯  
武之功所以專於伊呂也固不率俾則知大統之必集夫能使士女若玄  
黃以昭周德是天之休命也玄黃猶之炳若丹青也項安世家說癸亥陳  
于商 紂之為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昏庸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  
好勇而善疑有伸鉤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遁逃之人以為親兵百戰百  
克天下畏之其夫在於侍兵狂飢殺人為嗜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

曠北齊之高歡。本可以脫敵待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  
敗壹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度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整  
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三十日。而後至。八勢不勞。兵勢不  
急。紂圍侍兵力之強。與大河之固。兵出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  
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於亥之夕。徑陳  
于園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塵而奔。周人自後攻  
之。盡勦其多罪。遁逃之衆。血流漂杵。曰。悉無餘。於是善良莫枕。而天下定  
矣。唐太宗討薛仁果。六十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狄武  
襄公。自離京師。行止。並有定法。春刻不差。及至崑崙關。秦甲度。遂一戰  
而定。廣南其制勝之方。夫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後世之利心。而處  
事以義。亦無腐儒之廢法也。黃度書說予小子。至萬社。悅服。吉于皇天。  
后上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大山川。用事祈禱。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  
道。指紂為無道。曲禮曰。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孫。絕天  
主。萬物紂。奉絕之。民因非天。胤紂。害虐之。為天下。遁逃。主如魚鳥。萃于淵。  
數仁人十亂。聖智仁賢。義理之會。應天順人。四海歸之。綏女。玄黃。帶昭明。  
我周王之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猶京師。衆大。

水樂齋卷八下六

至

之稱也。管仲去黃。昭我周王。非類帝時語。蓋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  
川祝辭。始著此語。至是類聚。語告諸侯。以見伐商為恭。天承命。吉於天地。  
鬼神而無愧也。大明曰。會朝清明。伶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陳。水畢而雨。  
故孔子曰。侍天休命。謂夜而止。畢陳。要之戰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  
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紂則為佑。周之休命也。尚亡。周興在此。一戰。聖  
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  
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笑是殆。郊兵。歟。卒乃前攻。其後。以紂是則無  
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  
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  
前攻其後。奔逃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  
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一服戎水而滅紂。天下遂定。反紂。暴虐荒亂之  
政。盡用湯大甲祖乙。盤庚高宗舊政。因奴徒隸。尚容紂所廢。賢者聞里  
門。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有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序曰。大三里。高十  
尺。銘橋在沼州。曲周。縣紂之亡。宜為無貯積。即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  
商政。以禮賢為首。而賑發次之。繫壽表。變書鈔。底商之罪。王無作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歎於吾心。則皆之天地鬼神。而不愧不作。且如後

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為己私爾既有此心却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故用玄牲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偏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固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為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蠻微盧彭濮邈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皆只是強迫脅之然亦豈能仗華夏蠻貊無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北詣燕人來致巢騎助漢猶有古意日時厥後則無有矣魏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篚厥玄黃以昭我國王之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軍食壹棗以迎上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寬仁大度父老爭持斗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貊固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黃這方是天討方是王師夫人心之歸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為足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為我今告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五

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既與前所告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群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為吾前日用兵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夫之矣既戊子至天下大定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說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帥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衆視紂如仇讎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衆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有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衆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真王者之師哉武王受帥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帥如林之林可



謂眾矣然眼前雖看見如此之眾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同却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為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為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為一在我者無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為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蓋其始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謂一戎衣也劉歆七經小傳戊午師逾孟津祭亥陳于商郊甲子侯天休命且又甲子之字在休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到處敵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武王恐夫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雖不見經而以解此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來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拙齋林之奇全解泰畚天物土無作神者泰管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聖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天之主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於人之中擇其聰明者而為之君君者人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於民上而播其惡於眾泰畚天物而使天下萬物為獸草木皆失其性而

水滸傳卷八十五

言

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則別言之與泰管之意同也泰畚天物害虐於民則不仁甚矣故小人之為不仁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於四海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為天下遁逃主革淵藪蓋謂紂為眾惡之所歸重複言之甚之之辭猶曰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王氏曰歸之之謂王革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藪之之謂藪其說是也紂既為眾小人之所歸不獨故其道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非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皆相率而歸周此稱仁人蓋指商之仁人其人則知其為誰也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太公歸周在於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復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復復者自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來歸而知紂之可伐則是微子之亡其國略無不忠之意焉得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仁人既以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皆小人也小人得志君子相率而去則民之棄紂可以卜之於此矣故謂予小子既獲仁人於是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道絕商紂為亂之略也仁人自商來者非欲必預伐紂之謀蓋武王以其獲仁人而天下知商家之必

亡而為上帝之所斷棄也。武王既祗承上帝以伐商而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已仗亦皆恭敬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若戎蜀羌髡微盧彭濮人之類惟夷夏之人皆知敬天承命故于之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蓋所以慰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東征以安此士女之心於是士女喜悅我周師之興咸賁玄黃之幣于篚篚之中以迎我師顯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黃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耳非有他義又薛氏之說亦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玄黃以賜我周王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而使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海天地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予伐紂克商以拯斯民於昏墊之中無使狀切為神之辱也。武王禱神之辭蓋盡於此。以左氏春秋傳荀偃禱河澗饋禱其祖無作神羞之下皆史有語遂亦謂此。下更有水盞之辭此蓋不通變之論。水可以為然也。柯山夏僕詳解底商之罪上無作神羞此亦武王祭當時告神之辭以告群后也。蓋此篇自王若曰以下至一戎衣而天下之定皆武王告群后之言。上既言我小子承文王之志而往伐紂故此遂言我欲往伐於是致商紂所以獲罪於天神地祇之惡。以上則告于皇天即泰誓所謂類上帝以下則

水樂齋卷之三

五

告于后土。即泰誓所謂宜冢土以旁則告於所過之名山大川。漢孔氏謂名山大川是華山大川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武王告天地山川必自言予有道曾孫周王發者蓋謂我乃有道之人曾孫本其父祖而言且明今日之事乃受命文考非已敢專也。若夫周王二字必是史官序武成時所加必非武王禱神時言本如此。蓋當是時紂猶在上武王必未稱王如泰誓所謂文王但言文考未嘗言王。惟祭望告成之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後武成始稱大王王季文王父祖尚不敢言於未追王之前先以上言之。死已未克商乃敢追稱周王乎。此必不然者也。武王告神之意蓋謂我乃有道人之曾孫今將往伐商紂而大正其罪所以然者以商紂無道天生庶物人君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而紂乃以暴虐而殄絕之使不得遂其志。天生蒸民而人君當懷之以仁恩也。而紂乃以刑法而虐害惟其不仁如此故小人之不仁者皆歸焉。凡有過罪而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為之宗主。華聚衆惡如淵而魚聚如藪而獸聚。即泰誓所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紂所為既如此則立朝皆小人所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是也。小人既在朝則君子必不容所謂仁人者必

相率而歸周故武王於是言我小子既獲仁人則此所謂仁人蓋指商之  
仁人。但不知為誰亦不知其幾何人孔氏乃謂為太公周召之徒夫太公  
歸周在文王之世非武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  
而來也。至王氏則又謂為微子之徒夫微子歸周乃武王克商之後若未  
克商而微子歸之則微子於宗國顯覆略無不忠之意豈所謂仁人哉余  
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但不知其為誰也。仁人既為周之所得則商皆  
小人周皆君子故武王於是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為亂之謀略。  
武王既承上帝以伐商故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  
已使而恭敬天之承命也。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則華夏率俾可知有  
戎蜀羗黎微盧彭濮人之類則蠻貊率俾可知惟夫夏同歸如此故我與  
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而天慰士女則凡為士女者皆喜周師之來蓋感  
其去黃之幣于筐篚之中以逆我師且昭明我有周當有天下所以然者  
以天道福善禍淫常有休祥者見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眾使之歸附我  
大邑周此士女所以皆筐篚玄黃而逆我師也。武王所以自侈大其言如此  
者其意蓋謂今日之事民心歸附如此則兩天地山川之神祇庶幾相助  
於我使我克商而拯救斯民於塗炭不可棄而不保而自取敗衄以為國

水經卷之三十一

矣

神之着也。故曰惟商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王天  
下大定。此亦武王告群后之辭蓋武王既舉吉神之辭以告群后故此  
遂言我既告天地山川於是以戊午日率兵以逾孟津次于河北至癸  
亥則至于商郊牧野分布行陣以待天之休命所謂待天休命者非是待  
天有禎祥而後進兵也。蓋武王將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  
不敢以勝負自必故言我必待天之佑我國家乃能勝之故謂之俟天休  
命而諸儒乃以陣而夜雨會朝清明為天之休命此過論也。武王既以癸  
亥日陳于商郊故紂遂以甲子日欲明未明之時帥其多罪遁逃之人以  
來拒周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之徒眾居前者  
皆自倒其戈而反以攻其在後之人而奔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  
杵雖曰漂杵乃紂眾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也。武王所以能一着  
戎衣而天下遂至於大定也。林少穎謂血流漂杵雖殺人多皆紂師徒自  
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蓋紂罪惡貫盈天所不  
容所以至此極也。然孟子必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  
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夫真以武王牧野之戰其  
殺人誠如是之多後世視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

永樂大典

卷八〇二六

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於武王也。要之血脈深紆，實是討眾自相攻擊，故血脈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水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此說有理，故存之。陳經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虐。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石山如事，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曾孫，言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於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今商王受無道，則所為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蒸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聖人又為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辟，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其天所土之物，為害以虐斯民，人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上道亂於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主，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為物之靈，故又言生民為天下道走逃亡，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天語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簡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祗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謂當時閔散太公之徒也。以過亂略者，正姦人之群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為我之使，如八百

永樂大典卷八〇二六

至

諸侯與庸蜀鬼鬻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紂也。武王於此二處卜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為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於此二者觀之。肆于東極，紂厥士女，武王在兩紂在東，故曰東極。王者之事，兵弔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擾，凡以去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宜實其玄黃之幣，以昭明我周王能為之除害。即華會壹，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日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兩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為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為我之羞，亦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禱舉以祭，獨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之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既戊午，主天下大定。自此以下，乃作文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過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

焉俟天休命。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兩者天地神人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於昧爽之時，受率其眾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固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敢與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此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為惡之人民，怨之入於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水而天下大定，戎水一水而天下遂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如此。胡士行詳解濟民一念，對越神明，陳大猷集傳子小子上無作神羞。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非志於伐商。武王蓋承其安民之志耳。孔氏曰：底致也。東陽馬氏曰：達其罪於天地山川之神。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杜預左傳注曰：不以道取曰暴。呂氏曰：仁人盡天地之心，惟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道絕亂。暴謂伐紂。愚曰：華草木之英也。夏五色也。大也。中國稱華夏，謂文物盛。

永樂真卷八千二十六

天

大也。南曰：靈址曰：額總言之，則靈額借言爽欣也。廣韻曰：俾從也。孔氏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東陽馬氏曰：謂人將以神為無實矣。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取視為必勝，故以此禱之神，歎之至也。唐孔氏曰：見正義。蘇氏曰：天休也。愚曰：此言會選降凡曰：見古文訓。北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註詳解。既戊午至天下大定。愚曰：紂眾叛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內潰。迎降之事故。陳于商郊，雍容不動，以俟之所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而何。愚曰：旅師也。愚曰：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即子星極經世紀，朕自成湯至紂，二十八萬，凡六百四十四祀。是乙未蓋成周，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紂，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是乙卯蓋乙未而周亡。三山陳氏曰：見陳註詳解。北氏曰：見孔傳。朱氏曰：見董鼎基註。陳氏曰：見古文訓。乃反商政政由舊。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政由先王舊典。愚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如反秦隋之政，而不知由三代舊典。其治所以不及周。釋箕子囚，至萬姓悅服。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唐孔氏曰：武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或除見止義。愚曰：憑或不敢上。孫氏曰：散者分而布之也。撥者開而出之也。齊子也。薛氏曰：見古文訓。三山陳氏曰：見

陳大猷或問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聽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寅畏侯天休命彼累於致伐者不必看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已之詔取平日惡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願微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乏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為之勳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夫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為之耶。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誠難盡信然血流漂杵却不用疑蓋史官記其成功則為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也。每春曰孟子之說足言惟後世之惑且夫不仁之心耳。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運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克舜並而湯不足進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遠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殺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二時殷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禹之下况禹又薦益於天

永樂大典卷八二六

无

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遺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奪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克舜不可幾及也。王天與纂傳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天下大定。須江徐氏曰此史臣叙武王伐商吉下之辭。史氏曰史記。后稷而下十三世古公賈谷即太王十四世李歷即王季。李氏曰中庸謂武王受命追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太王以下所以皆以王稱。陳氏曰蔡謩言小子發此言周王發蓋武成之後史文其言也。鄭氏曰仁人秉心與天為一上帝臨汝無或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復敢祇承以過亂人之謀。蔡亦如湯韋求元聖而後與國有眾請命也。或問武成諸家多以為錯簡。云云見晦庵書說。按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諸家分章各不同惟徐氏以為皆武王吉下之言。今詳王若曰至無作神羞此史叙王言無可疑者其下紀戊午癸亥甲子之類已舉於蔡謩攷誓而史於此復言之者蓋叙王言祝告之後須履載數語則上文有所承結而前章紀一月紀四月已著始末亦得此以備中間事之未備不可以日月先後不同而遂疑也

今姑依徐氏合之而記其說于此。唐孔氏曰：見止是漢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註詳解。蘇氏陳氏並于注。鄧子曰：並見陳大猷集傳。蔡氏曰：見會通。朱子曰：見釋疑。薛氏曰：見古文訓。童鼎輯錄纂註輯錄。符或作齒。相也。五注。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改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在明。一戎衣。言一着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徐見晦庵書說。纂註蔡氏。九夫白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兩止清明也。林氏曰：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徐見世壽全解。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為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高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為之貨耳。愚謂漢高祖入關。除苛解弛。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兼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唐孔氏曰：見正長。陳氏曰：見陳樂纂註。陳櫟纂疏。愚謂為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釋箕子至齊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學平天下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民之悅服。宜徒悅其散財發粟哉。孟子以下見晦庵書說。孔氏曰：見北傳。蔡九及陳氏曰：並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三

黃帝纂註。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融堂錢時書解。告于皇天后土。至無作神羞。此一節。武王告群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既戊午至天下大定。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於是告群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吉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若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却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救敵之言。或者遂疑此言真不可信者。則証聖甚矣。乃反商政。至為姓悅服。此一節又告以克商之德。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